

LES ENFANTS
DU
CAPITAINE GRANT

〔法〕儒勒·凡尔纳 著

范希衡 译

PAR

JULES VERNE

Illustrés de 172 Vignettes par Riou

Gravées par Pannemaker



LES ENFANTS DU CAPITAINE GRANT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3

Les Enfants Du Capitaine Grant

Jules Verne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儒勒·凡尔纳 著

范希衡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 (法) 凡尔纳著; 范希衡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7

(范希衡译文集)

ISBN 978-7-305-14802-6

I. ①格… II. ①凡… ②范…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015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范希衡译文集
书 名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著 者 [法]儒勒·凡尔纳
译 者 范希衡
责任编辑 芮逸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38 字数 618 千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4802-6
定 价 70.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Les Enfants Du Capitaine Grant

Jules Verne

这时，玛莎、格蕾特和罗伯特上到桅杆顶上了。
格蕾特和玛莎的这两个儿女，伏在扶栏上，望地
望着闪光的海面和那背洒的面 亮的信 标。玛莎
望着罗伯特的家 运；罗伯特 望着姊姊的出 路。两人都
望着他们的父亲。他到底还在不在人世呢，这是要
的父亲？~~就这~~ 我 来 寻 找 他 吗？不能呀！没有
父亲，怎么能够活下去呢？没有父亲，他们怎么办呢？
不，没有父亲了，如果他们没有格 里 那 只 爵 士 和 海 尔
夫人，他们早已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了。

那个男孩已经在患难的磨练中成熟了，他猜到
了姊姊的心头苦闷。他抓住玛莎的手放在自己
的手里。

"玛莎，——他对 她 说，——永远不要失望。记着父亲
给我们的教训："在世界上勇气可以代替一切"他
常说。他 那 种 百 折 不 回 的 勇 气，比 他 高 于 一 切 的 勇 气，我 们 也 应 该 有。一直到现在，姊姊，你都是为
我操劳，现在轮到我来为你操劳了。

——视 察 的 罗 伯 尔 啊！——那 少 女 回 答。

目 录

第 一 章	天秤鱼	1
第 二 章	三个文件	8
第 三 章	玛考姆府	17
第 四 章	格里那凡夫人的建议	24
第 五 章	邓肯号出发了	30
第 六 章	六号房的乘客	36
第 七 章	巴加内尔的来踪与去向	43
第 八 章	邓肯号上又添了一条好汉	50
第 九 章	麦哲伦海峡	57
第 十 章	南纬三十七度线	66
第十一章	横贯智利	75
第十二章	在一万二千英尺高空	82
第十三章	从高低岩儿下来	89
第十四章	若有天助的一枪	98
第十五章	巴加内尔的西班牙语	105
第十六章	科罗拉多河	113
第十七章	草原	122
第十八章	探寻蓄水场	132
第十九章	红狼	141
第二十章	阿根廷平原	151

第二十一章	独立堡	159
第二十二章	洪水	167
第二十三章	过着鸟儿的生活	176
第二十四章	依然过着鸟儿的生活	185
第二十五章	水火夹攻	194
第二十六章	大西洋	201
第二十七章	回到船上	210
第二十八章	透利斯探达昆雅	221
第二十九章	阿姆斯特丹岛	229
第三十章	巴加内尔和麦克那布斯打赌	237
第三十一章	印度洋的怒涛	249
第三十二章	百奴衣角	258
第三十三章	艾尔通	267
第三十四章	到内陆去	277
第三十五章	维多利亚省	286
第三十六章	维买拉河	294
第三十七章	柏克与斯图亚特	304
第三十八章	由墨尔本到散达斯特的铁路	312
第三十九章	地理课得过一等奖	320
第四十章	亚历山大山的金矿	330
第四十一章	《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报》	341
第四十二章	少校坚持那些是猴子	349
第四十三章	百万富翁做了畜牧主	358
第四十四章	澳洲的阿尔卑斯山	368
第四十五章	惊人的事变	378
第四十六章	上陆(aland)——西兰(zealand)	388
第四十七章	四天的焦急	398
第四十八章	艾登城	407
第四十九章	麦加利号	416

第五十章	新西兰的历史	424
第五十一章	新西兰岛上的大屠杀	431
第五十二章	暗礁	438
第五十三章	临时水手	447
第五十四章	谈吃人的风俗	455
第五十五章	到了原应该逃避的地方	460
第五十六章	这地方的当前局势	467
第五十七章	往北三十英里	476
第五十八章	民族之江	484
第五十九章	道波湖	493
第六十章	一个毛利酋长的葬礼	505
第六十一章	最后关头	513
第六十二章	禁山	521
第六十三章	巴加内尔的妙计	532
第六十四章	前后夹攻	540
第六十五章	为什么邓肯号会到新西兰的东海岸来	548
第六十六章	是艾尔通呢？还是彭·觉斯呢？	557
第六十七章	交换条件	564
第六十八章	夜半呼声	573
第六十九章	达抱岛	583
第七十章	巴加内尔最后一次的粗心大意	592

天秤鱼

1864年7月26日，东北风吹得很紧，一艘华丽的游船开足了马力，在北海峡^①海面上航行。英国国旗在尾樯的斜竿上飘拂，大桅顶上挂着一个小蓝幡，幡上有金线绣成的“E.G.”^②两个字母，字的上面还有个公爵冕形标记。这艘游船叫邓肯号，属爱德华·格里那凡爵士所有。爵士是英国贵族院苏格兰十二元老之一，同时是那全英著名的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最出色的会员。

格里那凡爵士和他年轻的妻子海伦夫人，以及他的一个表兄麦克那布斯少校都在船上。

邓肯号新近才造成，它驶到克来德湾^③外几海里的地方试航，现在正要回格拉斯哥^④；在已经看到阿兰岛的时候，瞭望台上的水手忽然报告：有一条大鱼扑到船后浪槽里来。船长约翰·孟格尔立刻叫人把这事告诉格里那凡爵士。爵士带着麦克那布斯少校来到尾楼顶上，问船长那是一条什么鱼。

“可真了不得！阁下，”孟格尔回答说，“我想那是老大的一条鲨鱼。”

“这一带海里会有鲨鱼？！”爵士惊奇地问。

“毫无疑问的，”船长又说，“有一种鲨鱼叫作‘天秤鱼’^⑤，在任何海洋里，在任

① 在北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本书所有未标注“原注”的注释皆为译者注。）

② E.G.，即船主姓名 Edward Glenarvan（爱德华·格里那凡）这两个字的第一个字母。

③ 在苏格兰西。

④ 在克来德湾上。

⑤ “天秤鱼”是英国水手给它的名称，因为它的头像天秤，更正确地说，像个双头铁锤。因此，在法国也称之为“锤头鲨”。中文又名“双髻鲛”。

何温度的地区都可以发现,这就是那种鲨鱼。除非我完全看错了,否则我们现在碰到的就是那么一个坏家伙!如果阁下同意的话,只要格里那凡夫人高兴看一种稀奇的钓鱼法,我们很快地就可以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你觉得怎么样,麦克那布斯?”格里那凡问少校,“你赞成试一试吗?”

“你愿意,我就赞成,”少校安闲地回答。

“而且,”孟格尔船长又说,“这种可怕的害鱼杀不尽。我们抓住机会除掉一害吧;如果阁下高兴的话,我们把它钓起来,既是一幕动人的景象,又是一个有益人群的善举。”

“你就这样做吧,”格里那凡爵士说。

爵士叫人通知海伦夫人。海伦夫人也上到尾楼顶上来了,她十分乐意来看看这幕动人的钓鱼。

海面非常清明;鲨鱼在海面上迅速地游来游去,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它忽而沉入水底,忽而飞跃前进,矫健惊人。孟格尔分别发出命令。水手们把一条粗绳从右舷栏上扔下海去,末端系着一个大钩,钩上穿着一厚块腊肉。那鲨鱼虽然还远在五十码以外,就闻到那块送给它杀馋的香饵了。它迅速地游近游船。大家看到它那灰黑色的双鳍猛烈地打着波浪,尾巴保持着全身的平衡,沿着笔直的一条路线前进。它一面向前游,一面瞪着两个突出的大眼睛,欲火仿佛在眼里燃烧着;翻身时,张开的两颚显出四排白牙。它的头很宽,好像一把双头铁锤安在一个长柄上。约翰·孟格尔不曾看错,它果然是鲨鱼中最贪馋的那一种,英国人叫作“天秤鱼”,法国普罗旺斯省^①有人叫作“犹太鱼”。

邓肯号上的乘客们和水手们都出神地看着鲨鱼的动作。一会儿那家伙就游到钩边来了;它打个滚,以便更容易吞钩,那么大的一块香饵到它的粗喉咙里就不见了。它立刻拖着缆索猛烈地一摇,被钩上了。水手们赶快旋转帆架末端的辘轳,把那怪物吊了上来。

鲨鱼一看出了水,蹦得非常厉害。但是人们有法子制服它:又是一根绳子,末端打了个活结,套住它的尾巴,叫它动弹不得了。不一会儿,它就从舷栏上被吊上船来,摔到甲板上。这时,一个水手悄悄地走近它,狠命地一斧头把它那可怕的尾

^① 法国东南部地中海滨的一个地区名。

巴砍断了。

钓鱼的一幕结束了；那怪物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水手们的报仇心得到了满足，但是好奇心还没有得到满足。是啊，任何船上都有这样一个习惯：杀了鲨鱼要在肚子里仔细找一下。水手们知道鲨鱼是什么都吃的，希望在它的肚子里找到一点意外的收获，这种希望并不是经常落空的。

格里那凡夫人不愿参加这种腥臭的“搜索”，回尾楼去了。鲨鱼还在喘息哩；它有十英尺长，六百多斤重。这样的长度和重量一点也不稀奇；不过，天秤鱼虽不是鲨鱼中最大的一种，至少也算是最凶猛的一种。

不一会儿，那大鱼被人们毫不客气地用大斧头剖开了肚子，鱼钩直吞到肚子里，但肚子却还是空空的；很明显，那家伙很久没有吃东西了。水手们没精打采地正要那残骸扔下海，这时候在鲨鱼的肚脏里，有个粗糙的东西把水手长的注意力吸引住了。

“呃！那是什么呀？”他叫起来。

“那个呀，”一个水手回答说，“那是一块石头，那家伙吞下去为了平衡身体的。”

“去你的吧！”另一个水手说，“那明明是个连环弹^①，打进了这坏蛋的肚子，还没来得及消化哩。”

“你们都别胡说，”大副汤姆·奥斯丁驳斥道，“你们不看见这家伙是个酒鬼吗？它喝了酒不算，连瓶子都吞下去了。”

“怎么！”格里那凡爵士也叫了起来，“鲨鱼肚里有只瓶子吗？”

“真是瓶子，”水手长回答，“不过，很明显，这瓶子不是从酒窖里拿出来的。”

“那么，奥斯丁，”爱德华爵士又说，“你细心地把瓶子取出来；海上找到的瓶子常常是装着宝贵的文件的。”

“你相信这事吗？”麦克那布斯少校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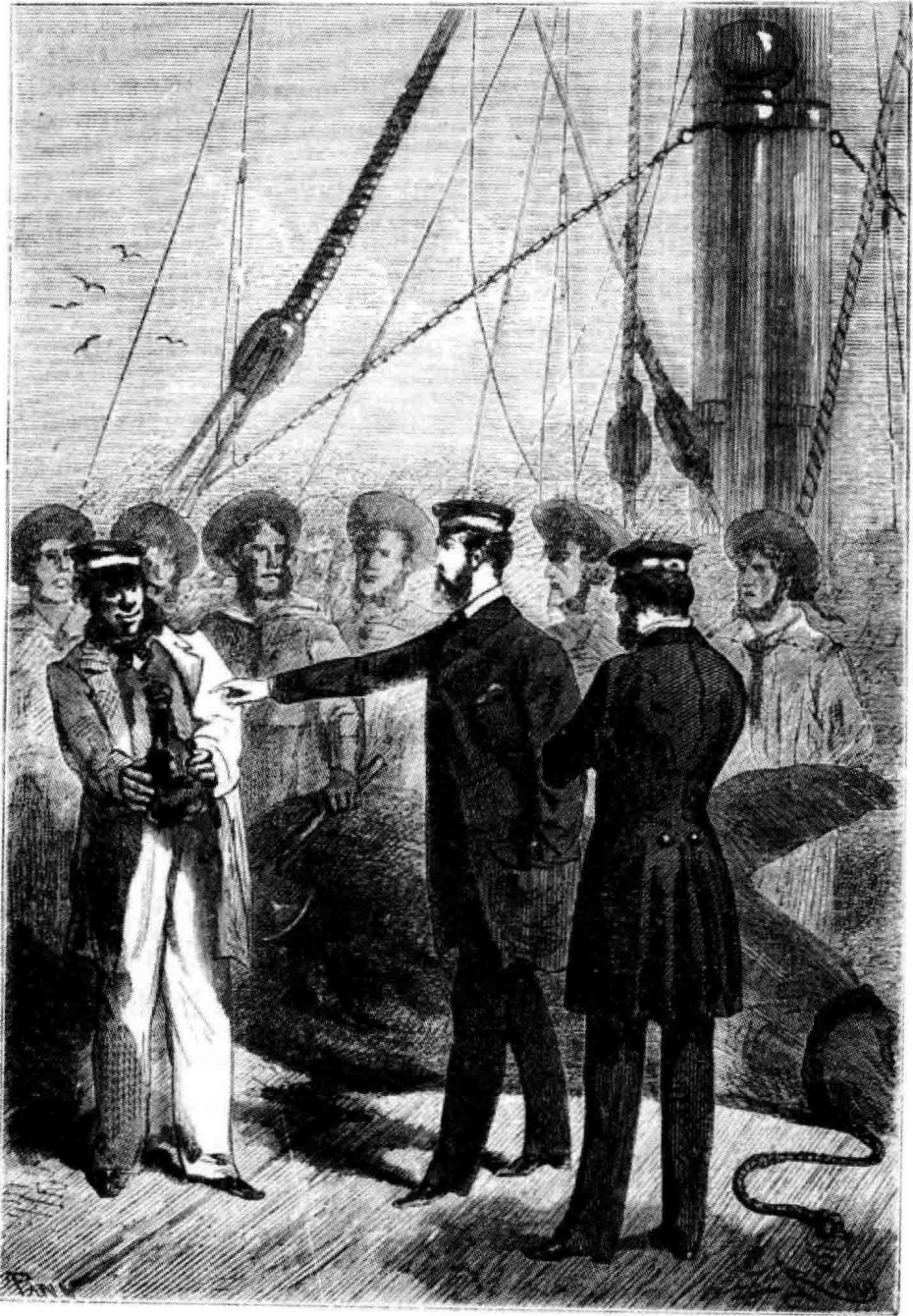
“我相信至少这是可能有的事。”

“啊！我并不和你抬杠，”少校回答，“也许那瓶子里有个秘密哩。”

“一会儿我们就会知道呀，”格里那凡说，“怎么样，奥斯丁？”

“喏，”大副回答，指着他费了不少力气才从鲨鱼肚子里取出来的那个不成样儿

① 从前的一种炮弹，用铁链连住，双双打出，以便截断敌船的桅杆。



“怎么!”格里那凡爵士也叫了起来,“鲨鱼肚里有只瓶子吗?”

的东西。

“好，”格里那凡说，“叫人把那个难看的東西洗干净，拿到尾楼里来。”

奥斯丁照办了，他把这离奇的瓶子送到方厅里；放在桌子上。格里那凡爵士，麦克那布斯少校，约翰·孟格尔都围着桌子坐下。一般说，女人总是有点好奇的。海伦夫人当然也围了上来。

在海上，小事都是当作大事看待的。有一阵子，大家一声不响，眼巴巴地望着这只玻璃瓶子。这里面装的是船只出事的线索呢，还是一个航海者闲着无聊写了一封不相干的信丢到海浪里玩的呢？

为了要知道其中的究竟，格里那凡立刻着手检查瓶子。他十分小心在意——正如这种工作所要求的那样——好像一个英国检察官在侦查一件重大案件的案情。格里那凡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一件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无所谓的事，往往会发现重要的线索。

在检查瓶子内部之前，先检查外部。它有个细颈子，口部很坚实，还有一节生了锈的铁丝；瓶身很厚，即使受不同程度的压力都不致破裂，一看就知道这是法国香槟省^①制造的。阿依^②或埃佩尔内^③的卖酒商人常常拿这种瓶子敲击椅档子，椅档子敲断了，瓶子仍然没有任何裂纹。这次发现的这只瓶子能够经过长期漂泊，不知被碰撞过多少次，而还能完整无损，也就是因为它特别结实的缘故。

“是一只克里各酒厂的瓶子。”少校随便说了一句。

正因为他是内行，所以他的判断并没有人提出异议。

“我亲爱的少校，”海伦回答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瓶子是从哪里来的，单知道是哪家酒厂的出品，有什么用呢？”

“我们就会知道从哪里来的呀，我亲爱的海伦，”爱德华爵士说，“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它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你看，瓶外面巴着的这层凝固的杂质，可以说，在海水浸渍的影响下，都已经变成矿石了！这瓶子在钻进鲨鱼肚子之前，就已经在大洋里漂流了很久了。”

“我不能不赞同你的看法，”少校回答说，“这只玻璃瓶子外面有这么厚一层杂

① 在法国东北部，香槟酒的产地。

②③ 都在香槟省。

质,可能经过了一个长途旅行。”

“究竟它从哪里来的呢?”格里那凡夫人问。

“你等着呀,我亲爱的海伦,等一等,研究这瓶子要耐心点。除非我完全推测错了,要不然,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瓶子本身是会给我们答复的。”

格里那凡一面说着,一面刮去护着瓶口的那层坚硬的物质,不一会儿,瓶塞子露出来了,但是已被海水侵蚀得很厉害。

“可惜啊!”格里那凡说,“即使瓶里有文件,一定也保存得不好了。”

“恐怕是哩,”少校附和着。

“我还有个推测哩,”格里那凡又说,“瓶口既塞得不紧,一丢到海里不久就要沉下去,幸而鲨鱼吞了下去,才把它送到邓肯号上来。”

“那是毫无疑问的,”约翰·孟格尔回答。“然而,如果我们是在大海里捞起它,知道捞获地方的经纬度,那就更好了。因为,我们一研究气流和海流的方向,就可以知道它漂泊的路程;现在它是由这种惯好逆风逆流的鲨鱼送到我们手里来的,我们就无法计算了。”

“我们看看再说罢,”格里那凡回答。

这时候他十分仔细地拨开瓶塞子,一股咸味布满了尾楼。

“怎么样?”海伦夫人问,带着女人惯有的急躁情绪。

“是呀!”格里那凡说,“我没有猜错!里面有文件!”

“文件呀!是文件呀!”海伦夫人叫起来。

“不过,”格里那凡回答说,“大概因为潮气侵蚀得很厉害,都沾在瓶上了,拿也拿不出来。”

“把瓶子打破罢,”麦克那布斯说。

“我倒想不要把瓶子弄破,”格里那凡反驳。

“我也希望如此,”少校跟着转了话。

“自然是不打破瓶子好,”海伦夫人说,“但是瓶里的东西比瓶子更重要呀,只好牺牲瓶子了。”

“阁下只要把瓶颈子敲掉,”约翰·孟格尔建议说,“文件就可以完整地抽出来。”

“就这样做吧!我亲爱的爱德华,”海伦夫人叫道。

事实上也很难有别的办法；所以，格里那凡爵士虽然舍不得，也只有下决心把那宝贵的瓶子的颈子敲断。因为，外面的一层杂质已经硬得和花岗岩一样，非用铁锤不可。不一会儿，瓶颈子的碎片落到桌子上，人们立即看见几张纸沾在一起。格里那凡小心地把那些纸头抽出来，一张一张地揭开，摊在桌上。这时海伦夫人，少校和船长都挤在他的身边。

三个文件

这几块纸头，由于海水的侵蚀，成行的字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不成句子模糊不清的字迹。格里那凡爵士仔细地观察了几分钟；颠来倒去地看；又摆在阳光下照照；海水没有侵蚀掉的字迹，连最细微的一笔一画都省察到了；然后，他看了看那些用眼光盯住他并且等得不耐烦的朋友，说道：

“这里有三个不同的文件，很可能就是一个文件，不过是用三种文字写的：一份是英文，一份是法文，还有一份是德文。从没有磨掉的那几个字看来，这一点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

“至少，这几个字总有个意思吧？”格里那凡夫人问。

“很难说，我亲爱的海伦；这些文件上的字太不完整了。”

“也许三个文件上的字可以互相补足吧？”少校说。

“应该是可以的，”孟格尔回答，“因为海水绝不能把三个文件上同一行的字一个个都侵蚀掉，我们把那些残字断句凑合起来，总可以有一个看得懂的意思。”

“我们正是要这样做，”格里那凡爵士说，“不过，要一步一步地来。先看这英文的。”

这英文文件上的残字断句如下：

	62	<i>Bri</i>	<i>gow</i>
<i>sink</i>			<i>stra</i>
	<i>aland</i>		
<i>skipp</i>	<i>Gr</i>		
		<i>that monit</i>	<i>of long</i>
<i>and</i>			<i>ssistance</i>
	<i>lost</i>		



格里那凡仔细地观察文件